
總序

時代的邊界

說起「邊界」，總先令人想到分隔，至少不同國家之間就非常重視邊界的劃分，屬於你的，還是我的，絲毫苟且不得。由談判桌上到兵戎相見，因為土地分隔了，人心也分隔了。我建議換一個角度來看：劃分邊界的地方，也就是接觸的地方，所以分隔的同時，就是接觸。戰爭與和平，是千里天涯，還是咫尺相濡？其實是看你把目光和心力投向哪裏。

於是 I 想起教育。

教育的重要方法是和學生「保持通話」，接觸溝通，才可引導關懷，因此「聯繫」永遠放在第一位。談論的不管是春秋大義，還是不着邊際的娛樂八卦；是家國經綸，或者閒話家常，只有大家都「在線上」，才有影響和改變的可能。〈禮記·曲禮〉說「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」，孔子也要求學生「自行束脩而上」，可是財經科技的發達專橫，很容易令學生轉身而去。現代教育中蒼白乏力的「學習動機」，在文化和文學的學習上，顛困難危走了多年，需要更到位的點撥與深耕。我們站在講台和黑板前面，絮絮，也滔滔，期望着學生欣賞、觸動與回應，令年青一代深信中華文化的美好。都在說歲月飛

奔，代溝或許成為一道道的邊界，疊疊層層，但如果用心想，我們所有人都共同活在當下的時空，用心聞聽，或許摺疊處，正早藏履印泥痕，微漾清芬，特別是偌大的任何時代，總會存在一批復一批志在千里的英雄年少。我們在生命和思想的高處與他們相逢，然後發現了事情的真相：時代是最大的阻隔，也是最真實的接觸。

教育的另一重要原理是引領學生看見美好與崇高，有了眼界和識見，學生自然會放棄粗鄙與低劣。有經驗的教師，在引領過程中，會掌握和預計到學生的難處，例如動機、基礎知識的不足及理解的盲點，種種樣樣，對於香港的年青學生，尤其重要。這些，我在下筆過程中，從來沒有忘記。把古典和傳統推引到年青人面前，我們縱有滿胸熱情，也要放下個人的偏執與成見，更不要說利益的計算。由古代到今天、文言到白話、國家到香港，怎樣認識過去與當下、莊嚴與世俗，不是強拋一些西方思潮術語，形式學派主義等，文學教育就會發生。

重要方向和策略是把要說應說的，有理有情地告訴學生。時代反複在跨越與逝去，與年青人保持通話，這裏有「聯繫的必要」。我期望筆下的內容廣闊立體一些，所以採取了「叢書」的形式，希望照顧面能更周全。題材內容由文化、語文、

文學欣賞到創作技巧等並有，時間空間上則古今兼及，闡發析述，盡量運用切合現代生活的例子，也常會分享一些個人的遭遇與經驗，不用學術論文式的敘述表達，不疏不箋，重要的是雙向交流，能入能出。以學生角度引發話題，希望「往教」成為「來學」，例如討論中國文化，特設「弟子問」的部分，就是希望針對同學對儒家思想或中華文化的一些誤解與疑惑，讓他們「發聲」，我們嘗試回應與引導。跨過邊界與阻隔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真誠的溝通交流。人與人之間的阻隔，從來都不是時代，是偏執與成見、是利益與傲慢。放下了，天涯便是咫尺。

我希望年青人願意聽，而且聽得明白準確，最後懂得尊重和欣賞。文字浸淫中，邊界是接觸聯繫的明證，變化氣質，成就水平，提升了生命的高度。數十年教學生涯，我滿懷感恩，從來不願曲學阿世，更不忍看見中華文化，在秋意無端中花果飄零。對於文學與傳統，我相信「一情獨往，萬象俱開」，跨過種種道道的邊界，相信和需要的，是對中華文化的一縷深情。

退休，也是一種跨過。從全職工作崗位退下來，邊界鮮明，馬後桃花滿眼，馬前，想也一樣風光明媚。我努力令視野遼廓，胸襟清朗，下帷書生退而修書，只希望為中華文化教育作一點貢獻。來意鮮明，進路也簡單，就是為青年人寫幾本認識中華文化的書。這套叢書能夠順利出版，當然最要多謝是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，特別是羅海玲女士和朱婉兒女士的信任與協助。如果沒有出版社和她們的支持與催促，過程中細心校閱，提出意見，叢書的出版，肯定還要多走一大段路。

潘步釗

2024年5月

緒論

弄清楚概念

學習文言文，要照顧的方面很多，漢語發展（史）、語音、語法、詞匯、工具書，當中可以觸及「經史子集」、文字、聲韻、訓詁等「小學」的知識學問。老一輩的學者、老師，強調循序漸進、紮實認真的學習工夫和過程，都是值得重視而正確的方法。

要學好文言文，要先跟同學弄清楚一些概念。

首先，漢語分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。顧名思義，古代漢語就是古代的漢民族語言，現代漢語是現代人用的語言，中間的分界是二十世紀初開始的五四運動。現代漢語以五四運動為起點，倒過來說，五四運動以前數千年的漢語，便是古代漢語。

如果準確些來分別，文言文屬於古代漢語，但不是全部，因為古代漢語也可以分為「文言」和「古白話」兩大系統。簡單說，「文言」和「古白話」是古人在書面語和口語的分別，不過我們今天學習文言文，特別是在中學階段，都不會，也不用分得很清楚仔細，而且在流傳和運用的過程中，「文言」

和「古白話」是互為影響和互相滲透的。例如現在讀《紅樓夢》和《三國演義》這些小說，沒有教師和學生會因為它們是章回白話小說，而不視之為文言文的。

其次，學習文言文，跟學習白話文不同，跟學習英文也不同，因為我們最主要的追求是「讀懂」、「看得明」。文言文是古代中國人運用的語言，二十世紀初，隨着白話文運動的出現，已經不再經常於人們日常生活中運用。因此當學習文言文的時候，一般強調的語文能力的「聽、說、讀、寫」四方面，只須主要關注「讀」的一項。現代社會用的語文是白話文，如果不是自己的選擇，現代人沒有寫文言文的需要，除了一些情有獨鍾的愛文言文人士，例如舊詩詩人，像新文學運動以來，寫舊體詩有很高水平的魯迅和郁達夫等人，一般人學習文言文，不大要求掌握「寫作能力」。

正確的態度

弄清概念次後，就要端正態度。

要學好文言文，首先是放下一些既有而錯誤的態度。最簡單的是文言文並沒有我們想像般的困難。文言文作品，當然有一些是很困難的，例如儒家「六經」中的《易經》、《尚書》，由於年代久遠，而且成書的目的或作用都比較專門，因此不易明白讀懂。對於一般的青年人或中學生，沒有很大必

要讀這些艱深的古籍，除非你唸中文系，或者你在這方面很有興趣或抱負。

同學普遍認為文言文很難學，其實大部分的文言作品並不難理解，就以儒家最重要的《論語》來作例子，當中的確有如「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灶」（〈論語·八佾〉），「奧」與「灶」是神祇專名，不易讀懂，但同樣有更多像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、「三人行必有我師」、「仁者愛人」、「為政以德」等章句，這些常見常用，但一般中學生都可掌握主要意思。許多時候，這些文言句子的困難，主要在完全正確掌握意思，因為文言詞匯的古今變化，例如「三人行必有我師」的「三」字，在文言文中有時不是數量實詞，而是指「多次」，但無論解作「三」或「多」，對理解這句的意思相差都不遠，這是在本書中一個很大膽而無可奈何的觀點：就是學文言文有時要「不求甚解」，在下面我們會再分析討論。

除了沒有想像的困難，學習文言文，更沒有想像的沉悶。一個民族最優秀的語言都有其文學作品中，現代人學習文言文，主要的材料都是文學作品，或者文學成分相當重的部分。例如我們讀《史記》，主要焦點都在「列傳」、「本紀」及「世家」等以人物故事和刻劃為主的篇章。既然讀的主要是文學作品，故事性強，也着重人物形象的刻劃，因此會有許多吸引讀者的地方。

除了樂趣，文言文也是學習白話文的基礎。我們明白，文言文與白話文並不是兩種不同的語言，而是同一種語言——漢語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。文言文和白話文是漢語數千年來，語文發展的兩個階段，不是兩套不同系統的語言。因此文言文中，很多詞匯句式，在白話文不獨存在，而且是豐富和強化白話文表意的重要成分。我們今天用的許多詞語，特別是成語和典故，就是從文言文積累沉澱而來的。從這方面看，學習文言文與學習英文等外語有很大的分別，或者說，有更多優勢。

白話文的寫作的基礎不可能完全離開文言文，而且不少現代作者都刻意在白話寫作中夾入文言筆法或詞匯，隨便舉一些名家的例子：

筆鋒回轉處，少不了點一點滿架好書、幾幅圖畫、一管煙斗、三兩知己；說是生客闖來啜茗不啻瀆神，舊朋串門喝茶**不亦快哉**。（董橋〈我們吃下午茶去〉）

中國廚師對於凍得像岩石般硬的牛肉，亦甚歡迎，因為用利刃切硬肉，十分容易，要切成絲紙般薄，小伙計如筆者**亦優為之**。（林行止〈咖喱三合板〉）

在兩篇白話文章中，我們會讀到「不亦快哉」、「亦優為之」的文言用語。現代文人引用這些文言詞匯，除了詞語的繼

承，文言或原文中的情感思想，也會成為作品意味豐富的原因，例如五十年代的香港作家寫：

就是晚上在街頭散步，如果在島上的銅鑼灣，在半島上的旺角那一帶，更是你推我擠，一點也閒不下來，若要趕路，那就更是惶惶然如喪家之犬，在人縫裏鑽來鑽去才找得到出路了。（吳令湄〈黃昏急景〉）

作者這裏用「喪家之犬」來形容自己，出自〈史記·孔子世家〉對孔子曾有的描寫：「東門有人，其顛似堯，其項類皋陶，其肩類子產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，累累若喪家之狗。」這段話說孔子在跟弟子失散後，一個人獨自站在城的東門，有人看見了，就跟他的學生子貢說有這樣的一個人，其中就用到「喪家之犬」，也就是無人豢養的流浪犬。這段記載後面說子貢如實告訴孔子，孔子欣然地說「喪家之犬」是「然哉然哉」，也就是「真是這樣」的意思。

所以「喪家之犬」在漢語傳統裏就不單是「無家犬」、「流浪狗」的意思，而是扣住知識分子左支右絀的狼狽困蹇，不能單從字面來理解，在古代漢語的流傳和發展過程中，成為現代漢語的部分。偏偏就是這些文言傳下來的組成部分，經常可以造成語意表達的既豐富，又含蓄，因此我常說沒有文言基礎，現代漢語也不會掌握得好。胡應麟在《詩藪》談作詩的原理時說：「作詩大概不過二端：體格聲調與象風神而已。體

格聲調，有則可循；興象風神，無方可執。」意思是作詩有兩個最重要的方向，一種是聲律格式，這一種方向有規則可以跟從；另一種是「興象風神」，就是意象色彩、情感風格等，這些都是沒有一定方法技法可以跟着就做到的，必須有沉浸積累，文言文對我們語言能力的豐潤，正是此道理。

這樣的例子很多，例如簡媜在散文〈戲票〉中的一段：「冬雨夜街，似乎只有她一人，忘了帶傘與外套，臉像剛從冷凍庫捧出來般，她喜愛這種感覺，與世界相忘於江湖。她開始感謝那人爽約，如果她也來，散場後必定各自回家，無法獨自品味空蕩蕩的夜街了。」這裏的「相忘於江湖」，出自莊子〈大宗師〉裏：「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吻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」

「相忘於江湖」，由莊子以來，就不是簡單「忘記」的意思，而是一種精神契合，心意領會的境界，所以我為自己的《一本讀懂中國文學史》的「序言」寫道：

時代縱使再數碼財經，我相信，藝術的神思和胸襟仍然廣闊無垠，讓喜愛和關懷中國文學的人，相忘於江湖，也相知相重於江湖！

感謝支持和鼓勵我的師友外，由「相忘」到「相知」、「相重」，也是這種傳統文言的語感和思想開始，延展我的期望與情思。

「不求甚解」的學習文言文方法

最後談談學習文言文的方法。

王力在《古代漢語常識》一書中強調學習文言文：「最要緊的是先把文章看懂了。不是浮光掠影的讀，不是模模糊糊的懂，而是真懂。一個字也不能放過，絕不能不求甚解。這樣，就應該仔細看註解，勤查工具書。」王力是過去數十年來研究漢語的權威語言學家，到今天，我仍很難忘記年青時在廣州的中山大學的寂寞宿舍，青燈寒夜，逐本啃讀王力數冊《古代漢語》的多少個晚上。

身為熱愛中國古典的讀書人，我非常同意上面所引王力的這一段「真懂」的意見。可是，寫作這本小書，我提出了不同的取態，那就是上文所說到的「不求甚解」。所謂「不求甚解」，不是故意弄錯，或者隨便馬虎的意思，是容許我們在學習文言文的過程，有猜測、跳過、不墨守強記語法系統知識等。我要強調這不是學習文言文的最正確方法，更不敢冒犯前輩學者，只是就當前香港社會的現實教育情況而進一言。

現實的教育情況是我們的學生成長於二十一世紀，數碼當道，影像橫行，連白話文的閱讀與接觸，都嚴重不足。人人視學習文言文為畏途，教的和學的都爭着說「文言文很難」、「很悶」、「沒有用處」。所以我提出了「不求甚解」的

學習文言文策略，我再強調一次，如果你對學習漢語很有興趣和基礎，就要像王力說的追求「真懂」、「不是模模糊糊的懂」。即使半解，仍然要解，慢慢積累，追上去，建立文言文知識和理解能力，不要一開始就視之為一座大山，認為自己永遠跨不過去。

要好好掌握文言文，一定有一個不短的過程。過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多讀，不害怕、不生厭，所以不能太計較是否完全「解透」，反而是不理對錯，要讀要接觸古詩文。香港現在的情況是許多學生自高小開始，就害怕文言文，一直逃避，到了高中，面對公開試，就認為文言文很難。

語文學習是通過「閱讀」、「浸淫」來掌握和提升，文言文在掌握上比白話文困難多一點，容易造成學習障礙。因此，閱讀文言文，追求掌握的過程，重點應放在「多讀」，鼓勵學生追求正確理解與掌握的同時，也可多運用「猜測」、「推論」等閱讀策略，同時亦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，這些語文教學策略，本也是語文學習，包括其他外語，教與考都會用上的策略。

關於本書

寫作這本小書，我希望回應「文言文很悶」、「文言文很難」、「文言文沒有用」等當前教育界普遍的謬誤。我鼓勵並

提倡年輕人學習文言文可循幾條進路：「捨難取易」、「趣味先行」、「文本第一」及「活用於當下」。

「捨難取易」是不過分強調語法，一般講述文言文的書籍，都很強調要準確細致認識語法系統：主謂賓定狀補、詞類辨識、句子不同成分組合，於是經常出現一大堆學生感困難的觀念和用語，而且要強記。本書的後半部也談語法，但主要只集中「字詞」、「句子」和「修辭」三項，作最基本及文言文最常見的析述。選取的例子主要是同學較熟識的詩文，包括課程指定篇章及過去的公開試考材。

「捨難取易」的方法，多閱讀文學作品，在優質閱讀中浸淫提升，是最佳的學習語文的方法，同學要緊記。坊間指導學習文言文的書本，許多都是採用「做練習」的方向。學習語文變成學習數學的方式，我覺得並不理想。學習語文，最好的材料是文學作品，在文言文就是古代史傳詩文，利用作品中的情興智慧等，把學生引入文學情境的語文學習中，效果最好。當然過程中，老師要有適當的點撥與揭示引領，然後才配合適當數量的練習。把學習語文理解成詞義和句式的操練，機械化而失去語文可以變化調度的彈性，最不幸的，是同學以為學習文言文只是操練，因此認為「很悶」，不懂答的時候就加一句「很難」。我的意見是文本第一，因為只有讀作品，語文學習才有趣味，有趣味會更喜歡讀，更喜歡讀會讀得更好，讀得更好會更有趣味，如果能形成這樣的「良性循

環」，既學得好，也學得開心。這本小書的論述過程中，引用許多優秀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，目的也在此。

學習文言文，不要忘記它雖是古代社會應用的語文，但在今天仍然存活，不但留下許多思想性和藝術性極高的作品，又示範了上乘的語文和文學手法的運用，對同學提升整體語文能力有很大幫助，加上現代漢語仍保留很大的古漢語成分，「文言文無用」，是無識者的無識之談。文言文有用，但學習時要有適當的態度，對古人及古代世界要有理解與「同情」，這些在書中的不同部分，都會論及。

第一章

我要學好
文言文

第一節 閱讀與面對

1 主動、誠實

看了本書的「緒論」，你既然在繼續閱讀這本書，就證明你仍然很有興趣和動機學習文言文，那我想先和你們做一個協議：如果你真的想學好文言文，要答應自己抱持兩種態度：主動與誠實。

甚麼是學習文言文的主動和誠實的態度？主動，很容易明白，就是你不能不肯接觸和閱讀文言文，然後就只一味嚷着「文言文很難」、「文言文很悶」！這跟要學習游泳，但又永遠不願跳進泳池，只坐在池邊曬日光浴，然後學不懂游泳；不騎上單車又怎可能學得懂踏單車的道理一樣。主動接觸，接觸的過程要認真，因為你在學習，學習的過程是認識、接觸、參與、明白、掌握。你不跳進水裏，游泳當然不會有趣，而且永遠不會學懂。退一萬步來說，除非你認為學習漢語（包括現代與古代），對你作為人，或者作為人的水平，並不重要。事情的真相是，學習一些對你有益有幫助的知識，建構和提升一些對你人生境界水平有幫助的能力，不為其他人，只是為你自己。

美國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驚悚片導演，名叫史蒂芬·金（Stephen King），但其實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小說家。他的小說非常受歡迎，一直在全球都很暢銷，許多作品更曾被改編成電影、電視和漫畫，多年前，在香港的電影院亦經常放映，更在 2003 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終身成就獎。他有一本教讀者寫作的書：“On Writing : A Memoir of the Craft” 中文譯作《史蒂芬·金談寫作》（石美倫譯；台北，商周出版，2023 年），他在第二章的「寫作是甚麼」，也一樣提醒讀者如果不是認真的，就應該去做「別的事」！

我並不是要求各位要一心虔誠或是毫無疑問地來寫作；也不是要你們要政治立場正確，或是拋開你們的幽默感（祈求老天讓你們有一點幽默感），這並不是一場人氣大賽，不是道德上的奧林匹克，也不是教堂。但這是寫作，搞清醒喔！不是在洗車或塗眼線，如果你能認真地對待它，我們就有話可說；但如果你不能或不想這樣做的話，這是你該闔上這本書去做別的事的時候了。

也許去洗洗車吧！

我引用史蒂芬·金在談寫作問題時的這番說話，因為學習文言文的道理也一樣。「如果你能認真地對待它，我們就有話可說」。不錯，你不能期望學習的整個過程「嘻嘻哈哈」，也不要覺得是為了滿足別人（例如老師和父母），學好語文是你自己的事（沒有人欠你的），提升你的語文能力，閱讀到許

多的文字材料，有思想的，有情感的，也有知識性的，幫助提升你的語文能力，令你成為更有質素的中國人，或者基本一些——做一個更有質素的人。

誠實，就是你沒有欺騙自己（這最重要），你是真的想學好文言文。不過如果你仍在繼續閱讀這本書，就代表你願意認真。因此你應該不會說，我只喜歡打機和睡覺，不喜歡閱讀、寫作和讀文言文，更加不需要通過閱讀優秀作品來引發思考、增加知識、培養智慧，或者產生感動，如果你真是這樣認為你的人生和生活可以這樣，那你就快快闔上這本書，跑去打機和睡覺吧！

2 為甚麼要學文言文？

既然我努力勸你要用心學好文言文，你自然會問：為甚麼？

已經是 6G 和 AI 的太空時代，我們有甚麼理由還要學好文言文？楊伯峻說得概括而清楚：

文言是中國舊時代常用的一種書面語。讀不懂文言文，要較深刻地了解祖國歷史，要欣賞我們祖先的文學作品，要批判地繼承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，都是有困難的。而且在文言文中，還有不少有生命力的東西，我們可以吸收它，把它運用於現代漢語中，來提高我們的表達能力和修辭技巧。（〈文言文法·引言〉）

我們願意做一件事，一般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的動機：第一層次是最基本的，關於感官和現實利益，例如我們吃雞脾，因為它既美味，又可以解決饑餓，有很明顯的實際作用，也提供了享受（口腹之欲）；第二層次是我們在是非觀念或價值觀上認為應該做，這其實是道德和情感的層次。例如我們孝順父母，當中就沒有感官的享受，也不是為了甚麼實用功利的回報，但正常情性的人都會做，而且做了，一樣感到很快樂；第三層次是美感性靈，例如我們談愛情、與好朋友談知心話、想聽音樂，到大自然外獨處等。這是美學和藝術上的情感心靈享受，正常人亦都會追求。

文言文可以幫助我們閱讀古書，認識及體會中國過去數千年文化和智慧，因此三個層次的作用都有，而且「蘊藏量」極其豐富，不懂文言文，可以說是如入寶山空手而回，而且那是我們數千年來，祖先們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，我一直都鼓勵年青人多讀文言文作品，除了可以提升語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享受中華文化極其珍貴的遺產，當中也會有很多的「得着」。不讀文言文，在知識、智慧和樂趣等方面，是極大的「走寶」，身為中國人而在這方面「走寶」，愚蠢而令人氣餒。「樂趣」的部分，留待下一節「欣賞與趣味」再介紹，這裏先簡單舉些「得着」的例子。

就像孔子說讀《詩經》可以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（《論語·陽貨》），文言文記載了很多實用的知識，最簡單明顯的例子是中醫學。真正喜歡鑽研中醫學的人，一定不會滿足只

閱讀白話譯本；其他「二十四史」、詩文小說、諸子佛道等，在中國歷史、文學藝術、哲學思想各方面，在在都是古人智慧及才華的精華凝聚，對於我們理解美化人生、明白及傳承民族思想文化，都是取之難竭的豐富泉源。

以上所說，或者大家在今天，覺得不是可以用白話語譯來解決嗎？姑不說譯本難免的偏差和錯誤，思想內容和語文的表達力、感染力都大大失真，觸動和樂趣都大打折扣。學習文言文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學好語文。對文言文一個很大的誤解，就是以為文言文跟白話文是兩種語言，關係只是好像中文和英文一樣。

3 古代漢語等於文言文？

在「緒論」部分指出過漢語系統分為「古代漢語」和「現代漢語」，簡單理解，「現代漢語」即是白話文，正式的形成時期是以二十世紀初的「五四運動」為起點；至於「古代漢語」，則也以此為界限，即「五四運動」之前幾千年的漢語。準確地說，古代漢語包括文言文和古白話，古白話是古代口語，與現代口語較接近，所以讀中國古典小說，我們就會分開文言小說，例如唐傳奇、《聊齋志異》及白話小說，例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及《紅樓夢》等。在語言發展歷史過程中，文言文和古白話互相影響，也互為滲透，不宜，也不能完全截然分開的。不過，從教育現實的角度看，今天年青人學習

古代漢語，特別是中學生，大抵都籠統稱之為文言文，為利便同學閱讀和理解，這本小書也不嚴格分開，稱古代漢語和文言文，意思一樣。

所以，文言文是漢語系統的一個階段，它曾經蓬勃、慢慢發展，然後淡出，但它沒有消失，它一方面以某種面貌存在語言系統中，另一方面，它成為現代漢語系統出現和產生的基礎。所以學習漢語，嚴格來說，是從來不會完全離開文言文的。

4 今天，學習文言文……

要學好文言文，第一件事就是多閱讀文言文。你要認真，同樣要主動。對於文言文，我們不要害怕接觸，反而要多讀，從中發掘樂趣與智慧。語文學習不同游水、操樂器，我們需要有思考、理解、感情和體會，因此要有樂趣，才可持久和有效。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節會重點談論。

同學們必須明白重要的一點，在今天學習文言文，跟古人學習文言文是不同的。甚麼不同？是動機和作用不同。在白話文未出現和發展成熟之前，人們學習文言文，因為這是他們日常最重要、最常用的語言文字，生活和溝通都不可以離開它。我們今天不一樣，我們現在學習文言文，並不是為了學寫古文，而主要是為了讀懂文言文。

第二章

對古人和
古代世界的

「同情」

第一節 小引

前面說過，王力在《古代漢語常識》教我們怎樣學習文言文，提出了兩點，一是要有歷史意識，二是要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相結合。

我們倒過來，先談第二點。「理性認識」是文言語法或詞匯特點等，規範性質較重。感性認識說的仍是「多讀」的意思。一方面認識和理解掌握文言文的某些語法特點（理性），一方面通過多讀，產生「語感」，慢慢感受領悟（感性），結合規範表達的法則，提升掌握文言作品的能力。

至於「歷史意識」，同樣非常重要，這一章，我們會談得比較多。

簡單說，要學好文言文，我們理解古人和古代，要有這份對古人和古代世界的「同情」。這裏說的「同情」，不是平常說的「惻隱之心」，而是對那些運用文言文，即是古人，所身處時代的思想價值、文化意識和時代情境等的理解與認識，才能容易掌握文言詩文的思想內容，讀懂及體會當中流露的情感氣氛。或許我們會同意，這

在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，都一樣要求，例如我們讀美國名作《小婦人》“Little women”，也應該對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新英格蘭地區的生活文化有些認識，才容易明白那些女孩子的行為心性。可是對於閱讀文言文作品，這一點意義尤其重要，因為作為作者，中國古代文人與自己筆下作品的距離非常接近。而且在「詩言志」的文學傳統下，文人在作品中流露自己情性的傾向，非常強烈。文言文發展數千年，中間積累成為「符號性」的意象造型等，十分豐富，這些因素，都促使中國傳統詩文在這些方面，有很多積累，如果沒有掌握，或者認識不準確，會影響對文言作品的理解與體會。這在本章會集中介紹和討論，希望同學留意。

第二節 「先備知識」的轉繹

文言作品中，因為文字難關較白話文大，讀者和作品的距離會較遠。要處理這問題，我們而努力製造情感和價值觀的理解，更佳者是認同並產生共鳴。因此過程中需要有適當的「轉繹」，引起興趣，明白和投入情境。轉繹有時代性，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整，以配合不同時代的文化價值觀念，才可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。但喜怒哀樂、善惡生死、隱退得失等，因為內存於人性，大抵古今都相近，只要適當導引，自然能夠體會，甚至產生共鳴。

1 需要「轉繹」

研習和賞析古典文學，除了一般的字詞句段、內容及技巧等方面的講解，中間必須有「轉繹」的過程，方能理解，從而賞析體會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，這是學習文言文的重要方法。轉繹的「繹」，是梳理調動的意思，古人古事、古代情境、感情價值觀，有一些是與現代社會的認知

或感覺有距離，但這距離有遠有近，而且可以拉近，問題是能否明白掌握，成為閱讀作品時的前設知識。

文言文與語體文不同，處理的方法亦應有所不同。學習文言文，又以研習古典文學作品是最有效及最合理的途徑，很難想像語文教師會脫離古典文學範文，只在課堂上講授文言文知識。對於年輕學生，學習文言文的一大困難，首先是語言障礙的關口，古代漢語去日以遠，在今天閱讀風氣薄弱，缺乏社會語境的大形勢下，學生自感十分困難，容易失去興趣，甚者更望而生畏，極端者竟採取放棄的態度。與此同時，文言文所描摹敘寫，呈現表達的中國古代社會，無論人事情境，以至思想價值觀念，都異於現代社會。出生於二十一世紀的年青人，要對作品和作者所表達抒發的感情產生共鳴，並不容易，這似乎愈來愈成為今天文言文與教的難點。

文言文是古代漢語，與今天的現代漢語淌動在相同的源流，對於絕大部分中學生，古典文學作品展現流露的事物環境及思想人情，都經歷相同的文化孕育，許多用語和思想觀念，在今天仍然經常運用，似遠還近。例如重視親情和孝道等情感及價值觀，即使在今天的香港社會，因為受着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，仍然非常重視。

2 學習文言文的三大難點

學習古典文學，因為時代隔閡與語境不同，本就有文字以外的學習重點：文言知識、文化價值、文學技巧等等都是。今天，教師和學生經常感覺文言文不易教，更不易學習，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：

一、文言文的語法詞義等，有自己一套系統，與今天的很不相同，造成學與教都有困難。

二、文言文或者古典文學中表達抒發的情境、思想及入心價值觀等，跟今天的學生距離遠，難有共鳴，也不感興趣。

三、今天社會說的寫的都是白話文，學生認為學習文言文沒有實際作用，影響學習動機。

我們在上一章討論了第三點，下一章談第一點，此章集中討論第二點。

從教學理論及策略上，指出並且強調，古今文學作品，或者語言系統的不完全相同，造成學與教因疏離陌生所產生的困難，必須處理，說明這些疏離陌生既可以處理，並且經處理後，可以大大有助學習效果及興趣。

從最簡單的學習原理出發：欣賞文學作品就是認識理解、感受體會個人自身以外的客觀情境世界和人的思想感情，既然說是自身以外，所以疏離與陌生本就合理而正常地存在，只要在同一條基本的線上，就有欣賞體會的基本條件。這條

基本的線，是指作為人類，我們可以有相近的理解、思想、和情感等。即使作為萬物之靈，我們不能知道一頭牛怎樣思考牠勤勞而無選擇的一生；也不會真正明白一對比目魚是怎樣理解牠們的「終生廝守」，因為人類跟魚並不在「同一條基本的線」上。可是人與人之間，不論時間空間相隔多遠，因為有這條線——這條線，簡單說就是「人性」。這裏說的「人性」，含義稍廣，除了感情性格，也包括對客觀世界的觀察、思考與感應等，因為人性可穿越時空而不變，所以時空造成的疏離與陌生，也可以因我們同是人類，同具有人性情感等來處理。

因為有「人性」在文學作品，我們即使活在現代社會大都市，我們仍然明白，而且可以喜愛《羅蜜歐與茱麗葉》、《簡·愛》、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《老人與海》、《唐吉訶德》及《等待果陀》等與現代經濟社會非常「疏離與陌生」的西方經典作品，因為作品要表現的是愛情、批判、仇恨、堅持、理想或生命空無等情感與觀念，本就是古今中外，不分時代地域種族的人所共有。回頭看中國古典文學作品，除了「人性」，作品的思想內容與現代中國有深連的文化血脈，只要適當梳理引導，理應更容易處理。陳望道說：「所謂『時有今古，非文有今古』，就是說古代的語言變成現代的語言，語言的不同，乃由於時代的不同，故若駭怪文變了，倒不如駭怪時變了。」（《修辭學發凡》）

文學世界裏，可以有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分歧，但沒有穿不過的古今中外時空隔閡，重要的是閱讀賞析時的梳理轉繹。例如中國文學中許多表達田園隱逸的詩歌，詩人遠離名利物質，與現代經濟社會所崇尚的大不相同。可是只要我們認識中國文化中強調「天人合一」，儒家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」等思想，就不難理解體會。白居易千里貶官，在江畔遇到天涯歌女的遭遇，我們今天是不會遇到的了，但〈琵琶行〉詩中這一句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，一樣穿透千年時空，一直撼動着許多現代人的心靈。四百多年前，湯顯祖在〈牡丹亭·尋夢〉中借杜麗娘說：「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，生生死死隨人願，便酸酸楚楚無人怨」，現代戲曲學者徐朔方簡單譯成：「如果要愛就愛，要生就生，要死就死，那麼人生還有甚麼可怨尤呢？」（〈牡丹亭·前言〉）這種對自由愛情的嚮往憧憬，不是古今中外年青人的共同渴望追求嗎？

要強調一點，就是這種梳理引導，不等於簡單認同，就像我們不必要成為唐吉訶德，有他相同的思想觀念，但要欣賞《唐吉訶德》，就至少應該對騎士文學有點簡單的認識，否則你欣賞不到當中入物的傻氣與執着，也讀不出作者文字以外的幽默諷刺。現代西方接受美學等理論也強調讀者的參與創造及「期待視野」，欣賞文學作品，讀者不會「靜止」不動的，需要聯想和靠近作品。

3 研讀文言作品三部曲：文字關 理解掌握 轉繹

回頭再說文言文。要好好研讀一篇文言作品，可以從三方面入手。

首先是解決文字關。由於文言文無論從字詞含義或句式語法，都與白話文不同，所以研讀文言文，仍是先要理解內容的問題。解決文字障礙，包括字詞含義、語法句意，以至讀音聲律等，條分縷析，作適當的白話語譯，盡量結合已有語文知識，加深印象，同時增加興趣及運用的意識。其次是內容與形式的講解。閱讀和欣賞作品，最主要的部分自是準確認識掌握其內容，並能欣賞作者運用的文學技巧。

但是還有很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轉繹。「繹」在這裏，是理出頭緒，推究事理的意思。如：「尋繹」、「演繹」。〈詩經·周頌·賁〉：「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。」「繹」字在這裏就不是只有「翻譯」的意思，而是有「抽引、疏理，使之可以延續下去」的意思。這種「繹」比「譯」多了字面以外的工夫與作用，「繹」的部首是「絲」，有聯繫的意思，由理解到產生「聯繫」，聯繫是語文學習、文學欣賞的重要概念，我們必須在學習和欣賞的過程中，將作品聯繫到自己已有的知識、生活和生命中，才可以產生真正的認識、感動和興趣。否則，這些不理解或「失聯繫」，會干預或限制我們進入作品。在相同的文化積澱下，適當的認識基礎或指導，有助對作品的體會，相反，就會因陌生、不理解而缺乏欣賞作品的興趣與共鳴。